

不是
我
杀的人，

是我的
大脑
和基因！

世界顶级心理学家
脑神经科学家
肯特·基尔 著
KENT KIEHL



精神病态者 的科学

The Science of Those Without Conscience

The Psychopath Whisper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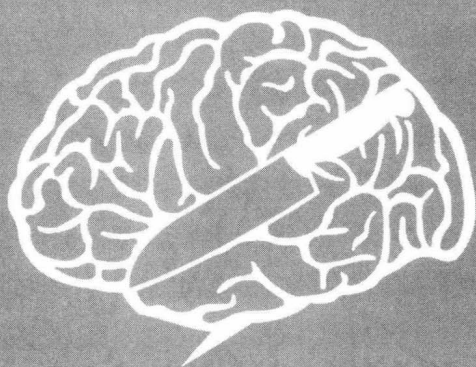
唐璐 / 译

CS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世界顶级心理学家
脑神经科学家

肯特·基尔 著

KENT KIEHL



精神病态者 的科学

The Science of Those Without Conscience

The Psychopath Whisperer

唐璐 / 译

CS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精神病态者的科学 / (美) 基尔著 ; 唐璐译. — 长沙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9

书名原文: The Psychopath Whisperer

ISBN 978-7-5357-8826-9

I. ①精… II. ①基… ②唐… III. ①病态心理学—通俗读物 IV. ①B84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4388 号

The Psychopath Whisperer

Copyright©2014 by Kent A. Kiehl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通过 Brockman Inc 获得本书中文简体版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4-049

JINGSHEN BINGTAIZHE DE KEXUE

精神病态者的科学

著 者: [美] 肯特·基尔

译 者: 唐 璐

策划编辑: 吴 炜 王 燕

文字编辑: 章 洁

出版发行: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长沙市湘雅路 276 号

<http://www.hnstp.com>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天猫旗舰店网址:

<http://hnkjcbbs.tmall.com>

邮购联系: 本社直销科 0731-84375808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厂 址: 宁乡县金洲新区泉洲北路 100 号

邮 编: 410600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15000

书 号: ISBN 978-7-5357-8826-9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特此致谢。

目 录

第 1 章	最高戒备	1
第 2 章	受困的灵魂	33
第 3 章	“刺客”	47
第 4 章	精神病态者的脑电图	71
第 5 章	精神病态者的磁共振成像	86
第 6 章	糟糕的人生开端	115
第 7 章	常青藤名校的课	137
第 8 章	青少年“精神病态”	169
第 9 章	移动式 MRI	185
第 10 章	减压仓	197
第 11 章	连环杀手揭秘	208
致 谢		247
注 释		248
附录 A	人名译名表	265
附录 B	专用名词译名表	269

第 1 章

最高戒备

在最高戒备监狱中，每 4 个犯人就有 1 个是精神病态者。

第 1 天

开锁的声音撕破了黎明的寂静，铁丝网缠绕的厚重铁门沿轨道徐徐开启。刺耳之声在建筑物之间回荡，沉闷的气氛愈加阴森。穿过铁门是 400 米的长廊，长廊两边是 6 米高的围墙，尽头是另一扇门。2 米多高的铁丝网斜张在墙头，毫无翻越的可能。举目望去一个人影也看不到。走到门前时，门自动打开，似乎是欢迎我对最高戒备监狱的第一次造访。

那天早晨，我冒雨驱车 100 千米，从温哥华的住所前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艾伯茨福德，那里的低陆平原坐落着几所最高戒备监狱。下高速不远就是马特斯奎综合大楼，大楼周围散布着几家加油站和便利店，显然是为每天往来于此的人员和车辆服务。大楼入口没有标识，只有告示提醒所有过客和车辆都必须接受违禁品检查。周围视野极其开阔，延绵的草地在起伏的山丘上，几座城堡般的建筑散布其间，四周的高墙上装着铁丝网，围墙拐角处矗立着 15 米高的塔哨，道路尽头挂着地区健康中心的牌子，以掩人耳目。这里是关押性侵犯和暴力罪犯的最高戒备治

疗机构，能容纳 250 名犯人，住在这里的是加拿大最危险的一些罪犯。我的新工作场所就在这里。

当时我 23 岁，正在读研究生一年级。我一边开车一边担心，对第一天与犯人的谈话毫无头绪。过去几年，我研读精神病态方面的文献，接受大脑成像技术的训练，还研究虎鲸^①听觉过程的脑电活动。我对精神病态的研究越来越着迷，希望能跟随这个领域的大师学习，后来我成了现代精神病态学之父罗伯特·黑尔教授的研究生。但是当时，我穿过入口处的金属检测器，身处铁丝网的包围中，怀疑自己是哪根脑筋短了路。我即将独自与这个监狱里最暴戾的罪犯深入交谈，其中许多人已被诊断为精神病态者。我准备在谈话中对其进行脑电图（EEG）测试，测量大脑在面对情感词汇时的脑电活动，它有助于我们理解精神病态者的大脑活动与其行为之间的关联。

我通过安全检查，交出了身份卡，警卫引我前往精神病科，警卫脸色苍白而憔悴，仿佛已经在围墙里面工作了半个世纪。开锁声渐渐变得熟悉，厚重的铅皮门缓缓开启，我轻轻推门进去。进去的时候，心里暗自庆幸，过安检时没有我最担心的肛门搜查。曾有高年级研究生告诉我，在加拿大的监狱，新人都要接受肛门搜查。

从入口处前往精神病科的途中，在洗衣房、理发店和小教堂中，都看得到身穿白色 T 恤、牛仔裤和深绿色夹克的囚犯。大厅里弥漫着某种消毒剂的的味道，我想这是不是某种清洗血迹的

^① 虎鲸：哺乳动物。虎鲸是鲸类中的“语言大师”，能发出 62 种不同声音，且其意义也均不同。虎鲸有着极其发达的声波听觉系统。

化学物质。

我进入走道尽头一栋空旷压抑的建筑物内，在大厅里东张西望，就好像迷路的小孩，直到找到了门上布林克博士的名牌。精神病学司法鉴定官约翰·布林克博士坐在办公室里面，背对着打开的门，让我感觉自己有点偷偷摸摸。3个月前我在葡萄牙阿沃尔由北约资助的精神病学高级研究所遇到了布林克博士。一起吃了无数次饭、喝了无数瓶酒后，我终于说服了布林克博士与我合作研究精神病态者的脑电图。他帮我获得了监狱以及大学道德委员会的许可。拿到所有这些相关文件后，我轻轻敲响了博士办公室的门。布林克转过身来，有些吃惊，随即满面春风地欢迎我。

“肯特，见到你真好！欢迎来到最高戒备！”他带有明显的南非口音。

约翰引我沿大厅继续往里走，把我带到了另一间办公室，这里除了电话、桌子和桌子两边各一把椅子，其他什么也没有。墙中间齐肩高的地方装了一个硬币大小的亮红色按钮。

“我建议你坐离门近的那张椅子，万一惹恼了他们，可以赶快跑。坐在桌子对面容易被他们抓住。如果你跑不掉，按那个红色按钮，警卫会过来。”他说得极其随意，让我搞不清他是不是开玩笑。

“这是你的钥匙——千万别弄丢了！”我接过一把15厘米长的铜钥匙，钥匙的齿很大，形状怪异。这种钥匙全世界只有两家公司制造，为监狱专用，可以打开大部分的门锁。

他指着大厅最里面的大门说：“囚犯的囚室就从那里进去。我现在有事不能陪你了，手续等下班的时候再办吧。”约翰说完就微笑着转身离开了。我将钥匙插入门上齐肩高的锁孔时，隐约听到约翰将办公室门紧紧关上时对我说，“尽情享受吧！”——显然他不想再有人从背后打扰他。

我推开通往囚室的大门，转身把门关上，从里面插入钥匙，

将笨重的锁孔旋转 180 度后，拉了拉门，确保门锁好了，才深吸一口气，沿 30 米长的通道走向关押囚犯的囚室。

入口处是“球室”——一间圆形的警卫室，只有单向可视的窗子，没有门。四条通道呈辐射状从这里延伸开去，我沿着通道往里面望去，最高戒备的囚犯四处走动，眼神冷漠。我没有感到害怕，只是担心没有人愿意同我交谈。昨天在我练习的时候，黑尔教授给了我一本已经翻烂了的介绍监狱生活的书，书名是《囚犯们的游戏》。他说，“先读读这个，祝你明天好运！”书里介绍了火烤、溺水等刑罚。我想，昨晚我本应该好好读读这本书的……

大厅侧面有一间装着玻璃窗和半栏门的小房间，一位监狱护士在给排队的囚犯发剃须刀。

她好奇地看着我，招手让我过去。

“你有什么事情？”她警惕地问道。

“我是 UBC 来的研究人员。我来这里与囚犯谈话和做脑电图研究。”UBC 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简称，我是研究心理学和大脑科学的一年级博士新生。脑电图是用佩戴在头上的传感器记录脑电活动信号，并将信号放大转换为数字信号存储到计算机里以便分析。

“那你进来坐吧，我们商量一下。”

我俯身侧过半栏门，想找门栓在哪儿。

“在你左手边，”她说。我打开门栓，坐在离门最近的椅子上。她发完剃须刀后转身面向我。

“囚犯可以得到剃须刀？”我心怀疑惑地问道。

“是的，”她笑道，“它们经常消失，我也懒得问去了哪里。”

我意识到布林克博士建议我在访谈时坐得离门近点是有道理的。

这位护士名叫多萝西·史密斯，她在最高戒备监狱工作了 20 年。虽然在监狱里待得很久，穿着却很精致。她有运动员般

的苗条身材，个性很有感染力，即便最冷酷的囚犯也喜欢她。

多萝西·史密斯将成为我在加拿大监狱这7年里最亲密的朋友。而且她与我有同样的兴趣，希望知道精神病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先帮你安排一个有意思的家伙（囚犯），”多萝西看着墙上贴的房间安排表说。我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注意到我身后橱窗里贴着囚犯的相片，下面标有姓名及其所犯罪行。谋杀未遂、强奸/谋杀、纵火/谋杀、谋杀3人、谋杀/强奸。我想问多萝西“强奸/谋杀”和“谋杀/强奸”是不是一回事，转念一想还是算了。现在还不必知道答案，今天了解的事情已经够我受的了。

多萝西选的犯人叫戈登^①，他坐到我的办公室里面的椅子上，显得彬彬有礼。戈登今年42岁，灰白的头发很稀疏，说话气温和；他的头像下面写的罪名是“谋杀未遂。”

戈登看上去是个很有魅力的家伙，实际上他却是一个银行连环劫犯。

他告诉我，他曾经的犯罪所得让他可以过奢侈的生活：出国乘飞机坐头等舱，看冰球比赛坐前排，在许多城市都有女友和召妓。最后一次被捕后，戈登无法向警察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工作却有7.5万多美元的现金。

通过戈登的律师，他同加拿大警方达成了豁免协议，条件是戈登协助警方破获一系列无法破案的银行劫案。

戈登本人犯下的劫案有近50起，但他没有因此被控罪。

戈登同我分享了他屡次抢劫银行得手的经历。他告诉我，他

① 我修改了访谈对象的姓名及特征，以免泄露他们的身份。

如何选定城镇，然后选定银行，又如何进入并在1分钟内离开，如何偷车用于逃跑，又如何洗钱。我问他银行怎样才能防范被他这样的人抢劫。他长篇大论地为我分析。我用笔记录下戈登陈述的关键内容，并思考该怎样设计银行才更安全——心想以后如果学术生涯不顺，也许可以去给银行当咨询顾问。

与戈登的访谈涉及他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回顾了他的抚养、教育、家庭、朋友、体育运动、工作经验、职业目标、财务状况、健康、亲密和浪漫关系、药物滥用和冲动行为、情感、反社会行为以及他的犯罪记录。这类访谈通常为1至3小时，但与戈登的访谈花了6小时。我们讨论了他生活中的所有细节。

真是让人着迷，如果说以前的我还没有下定决心以此作为职业方向的话，现在的我心意已决。

我们对他的工作经验的讨论很简短。戈登从事过多种职业，但他从没有坚持做一个工作超过1个月。他不断地被解雇，因为工作不认真，喜欢开玩笑，沉迷于吃喝和赌博。他大部分工作与建筑和汽车机械有关（他坦承之所以选择这类职业是为了训练自己的偷车技术）。当问到将来的计划时，戈登说他想将抢银行得来的积蓄投资一部分做摩托车经销商。他没有意识到这门生意所面临的法律和税务难题。

在讨论他的财务状况时，戈登坦承他很少把钱存进银行。

“担心被偷？”我问道。

“不是，”他咧嘴笑道，“我只是不想去解释钱是哪里来的。”

“如果你不把钱存银行，藏在哪儿呢？”

“我埋起来，”他笑道，“到处理，总不能带着一大袋钱到处跑吧。有时候我用假名在亚洲、欧洲和南美的五星级酒店订房间，然后通过联邦快递把钱寄过去。有一次我用联邦快递把钱寄给另一个城市的女友，告诉她这是送给她的礼物，但是我没到之前不能打开，诸如此类。住旅店时得时时小心被警察盯上。我经

常伪装，并且到周围踩点。我一般选择隔日送达快递，然后提前飞过去，监视递送过程，确保没有警察跟踪。我很少弄丢包裹。”他停了一下，然后笑着告诉我，几年前他曾把5万美元寄给一个应召女郎。结果她没去机场接他，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我知道最好不要相信那种女孩。”

“以前可以把钱捆在腰间通过机场，但现在很难了，风险变大了，”他自言自语道。接着又说，“虽然有时候会有损失，但我还是喜欢徒步出去找地方把钱埋起来。这样靠得住一些。我有许多理想的掩埋地点，但我从不和任何人说。”

我们随后将话题转向他对亲戚、家人和朋友的看法。戈登孤身一人，他从未感到需要同任何人亲近。他有数以百计的性伴侣，从11岁就有了。当问到他有没有爱过什么人时，他大笑着回答说曾经同时和3个应召女郎交往一个星期。

“啊，她们我都爱，”他深呼吸了一下，似乎在回忆。

戈登将爱等同于满意的性关系。他结过6次婚，每次都是在不同的国家，并且都用假名。当问及他为什么结婚时，他说：“让女孩开心，让性关系维持久一些，她们也更愿意帮我干活和接受赃款。”戈登坦承，他寄去5万美元后来再未见过的应召女就是他的第3任妻子。

戈登与父母、兄弟姐妹多年没有联系，他最后一次遇见妹妹时听妹妹说家人都很好，住着有“白色围栏的梦想房子”。犯人们常认为拥有简单的工作、妻子和房子的生活乏味而沉闷，称之为“白色围栏”综合征。事实上，大部分犯人都坦承如果他们可以出狱，住在有白色围栏的房子里会很快乐；但精神病态者不会这么看——他们会嘲笑有这样乏味理想的人。

其他人认为戈登不可信，但他态度友善、迷人、脑筋灵活，而且有很多故事。我不能相信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精神病态者的撒谎是很常见的——因此我必须依赖我的理性，在事后重新

审视他的报告。因为你不能指望精神病态者会告诉你真相，必须仔细审视他们的报告以确定能验证他们所说的一切。如果发现他们在说谎，就必须立即揭穿他们，然后看他们如何应对。和他们访谈时要坐在离门最近的椅子上，以防把他们惹恼了招其报复。

我们又花了1个小时讨论他的成长经历，然后问戈登小时候喜欢干什么。他在阿伯茨福德长大，离现在所住的监狱不远。坐落于群山怀抱中的阿伯茨福德东南面是贝克山，景色壮丽，当地的山谷中到处都有理想的垂钓、远足和骑自行车的地方。戈登告诉我他喜欢的垂钓地点，位于远郊的湖泊，景色迷人。他吹嘘他钓到过大鱼——我估计是撒谎。他在小的时候就喜欢独自远足。在说了一堆他小时候喜欢去的地点后，他突然打住了，看着我。摄像机记录了我们的谈话。

他说，“不错啊，你不傻。你引我说小时候喜欢去远足和钓鱼的地方，是想去找我埋的钱吧。好多人想骗我说出来都没成功。你挺行的。”他笑了起来。

我也笑了，跟他说了了解他童年期所有的细节是访谈的必须环节。我是唬他的。在他跟我说他把钱埋起来之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引导谈话，想让他说出埋钱的地点。我知道戈登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蹲监狱，所以我猜他选择的埋钱地点应该就是他小时候熟悉的地方。我还不断给他戴高帽，好让他说出他钓到“大鱼”的故事。

我主要的动机是训练自己的谈话技巧——我能不能让谈话对象愿意说？但也忍不住想能不能训练我的德国黑牧羊犬嗅可卡因。很多20美元和100美元的钞票上由于被用于毒品交易都残留有可卡因。如果在远足的途中你的狗能刨出满满一袋钱当然很爽了！在请戈登讲述他最后一次犯罪经历后，我结束了与他的谈话。显然他对抢银行很在行，但不善于控制自己的脾气。戈登的“行为控制能力很差，”这是精神病态者的另一个典型特征。他不断陷

入口角之争，并升级为暴力行为——而并没有怎么受到挑衅。目前他的控罪是差点杀死他的一个女友的情人。他怀疑她与别人约会，就跟踪她，当场抓住了他们，戈登大怒，用刀捅了那个家伙。第2天早上他被抓获。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监狱里，戈登的表现相当好。他知道在监狱斗气日子不会好过，刑期也会延长，因此他小心控制自己的脾气。他想尽快出去把埋藏的钱挖出来。

戈登离开后我打开了《黑尔精神病态量表手册》（修订版）（PCL-R）^[1]。黑尔教授创建的精神病态量表是用于诊断精神病态者的工具。其中包含20个项目，总结了精神病态者的本质特征——包括缺乏同情心、罪恶感和自责，能言善辩、轻率、寄生倾向、情感贫乏、不负责任和易冲动。这些特征是基于个人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判断。比如说，要判断有病态人格量表上的“缺乏同情心，”你必须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家庭、工作中、学校里，在与家人、朋友和爱人的关系中——都找到证据。20项指标的每一项都分为3等：0，不符合；1分，某些方面符合；2分，大部分情况符合。总分0到40分，精神病态者临床诊断的标准是不低于30分。囚犯的平均得分是22分。北美洲没坐过牢的男性平均得分是4分。

戈登31分。他是我诊断的第一个精神病态者。

我一边填写戈登的精神病态量表分数，一边狼吞虎咽地啃昨晚准备的两个花生酱果冻三明治。我需要为下一个访谈补充能量。集中精力同犯人进行几个小时的谈话很消耗体力，因为要尽可能获取所需的信息，逼迫他们坦诚，同时又要不断留意门口，一旦发现情况不对拔腿就跑。

回到办公室，我开始了第2个访谈。被访者是戈登的室友格

兰特，戈登跟他说和我谈话很有意思，因此格兰特也想来“会会我”。格兰特的穿着举止得体，如果不是手臂上显眼的纹身，他很适合做汽车销售经理。他一出生就和司法系统打交道，他出生的时候母亲在坐牢。他的刑期为15年，因为30岁时犯下了两桩谋杀案。格兰特被指控杀人罪，杀死了他的两个抢劫同伙，分赃时发生了口角，两名同伙拔出了刀，但根本敌不过格兰特的9毫米口径手枪。

“砰，砰……砰，砰……两个家伙应声倒下，”他一边说一边用食指和拇指比划着一个经典的持枪姿势。“我的最好战绩之一。”一场杀戮以平静的口吻说出来，让人感觉有点不真实。档案证实了两枪正中两个同伙。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犯下了一级或二级谋杀，他又将枪处理了，格兰特只被判了15年监禁。有意思的是，当他说起把枪处理掉这一事情时，他很是惋惜，因为他很喜欢那把有加大弹匣的格洛克17手枪。他最终决定认罪，因为律师告诉他，他雇来的做不在场证明的妓女有可能会翻供。

我问他有没有做过其他什么事情没有被抓，格兰特表现出了小孩恶作剧后的表情，笑着说，“多啦，放火、撬锁、偷车、支票和信用卡诈骗，当然还干掉了几个人。”他说，他射杀了几个陌生人，因为他们盯着他看，至少还有一次将女朋友溺死在池塘里……这时，我才意识到对面坐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连环杀手，尽管看上去非常友善。

最终，我让格兰特承认他杀了10个人。奇怪的是，他从没数过，事实上，他杀人后根本就不再去想他们。我尝试将格兰特与那些著名的连环杀手的犯罪行为进行比较，发现都不像。大部分连环杀手是有目的的杀人，通常与性支配和虐待有关。像泰德·邦迪那样的连环杀手符合精神病态的标准，但他们同时也有性变态（性反常行为），例如性虐待。而杀人是受后者驱使；缺乏情感、同情心和负罪感则是因为精神病态。如果个性变态

者同时又是精神病态，则非常可怕。幸运的是，这样的人较为罕见。

格兰特没有性虐之类的性变态行为，根据他的描述他的性生活相对正常。虽然他承认有时候和女人在一起时有点粗暴，但他不会因为施暴而兴奋。事实上，格兰特的大部分受害者都是男性。他诉诸暴力似乎很容易、很快、不假思索。他很走运，10桩谋杀只被抓住2起。

在与格兰特后面的谈话中，我发现他少年时期就陷入了麻烦，多次被捕，不断打架斗殴，无法或是不愿坚持某个职业或工作超过几个月。他用多个名字获得社会救济，结了几次婚，就他记得的有4个孩子，这一点很有意思。格兰特不记得他孩子的生日；事实上，他只知道其中两个孩子的名字。他过着流浪的生活，不断换地方，经常是一时兴起，住在货车上或帐篷里，偶尔与女人同居，有时会让她们怀孕，然后继续下一段冒险。

精神病态者很少知道他们孩子的情况。就像格兰特这样，他们甚至经常不知道自己有几个孩子。后来，在研究中我才认识到，精神病态者缺乏与孩子的纽带是他们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天色渐晚，我结束了与格兰特的谈话，告诉他可能还会找他谈话。他站起身来，伸出手主动和我握手。“以后再谈，”他说，“很有意思。”他走出去时就好像刚刚结束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我脑子里有点乱，坐下来打开量表手册给格兰特的精神病态打分。我在椅子上靠了一会儿，感觉像是在做梦。这一天似乎有点不真实，研读了精神病态学这么多年之后，我终于进行了2个访谈。

格兰特的精神病态分数是34。我访谈2个，就中了2个。

我写完病案，将谈话录像放进文件柜里锁好。所有的谈话都会录下来，以便其他学者也能据此评估精神病态。通过“双重打分”，避免访谈者对访谈对象有偏见。

我锁好门，将那把大大的钥匙放进最近的锁箱里（铜钥匙不准带出去），往布林克博士的办公室走去。

布林克博士的门是关着的，他正忙于在计算机上写病案，仍然背对着门。我轻轻敲了玻璃。他转过身来，微笑着起身让我进来。

“今天怎么样？”

“很好，超出我的预期，”我说，“一切都很顺利。我找了多萝西，做了两个访谈，明天会和更多的犯人访谈。今天回家要喝点啤酒庆祝一下。”

“太好了。那行，我不耽误你喝啤酒了。这个星期你就继续吧，有事情可以来找我。”布林克说道。

我从大厅通道往外走。已是下午6点，小教堂、洗衣房和理发室都没人了，犯人已经入监。鸦雀无声，很安静，大门开锁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走出大门，自由的感觉迎面而来，感觉轻松自在。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监狱的第一天。在今后的几年里，每当我走出监狱，都会有轻松的感觉。

我发动了我的丰田车，向温哥华驶去。就在我在监狱开始我的事业的第一天，我的车的里程计是4万英里（约6.44万千米）。几年后这辆车退役时，里程计上的数字超过了28万英里（约45.1万千米）——我称之为月球计量，意指我开车往来监狱的累计里程足够我在地球和月球之间跑个来回（238 857英里，约38.4万千米）。

回家的路上，我不断思考怎样改进访谈。我回顾了谈话的技巧，思考用什么方法可以从犯人身上得到更多信息，能否让精神病态量表打分更为简化。我意识到，我需要编辑针对精神病态量表的半结构化谈话清单，另外我也需要问更多问题——尝试获得犯人生活中各方面的所有细节的同时，避免激怒犯人。在路上的一个半小时，我想了一堆访谈中可以问的新问题。